



紅衛文化叢刊

# 反解嚴的斗争

FAN YAN DE DOUZHENG

北京出版社

反解雇的斗争（初級文化讀物）

北京丰台桥梁工厂  
厂史编写小组整理  
吴 为 插画

---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50·印张：16/25·字数：8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T10071·490 定价：（4）0.06元

一九四七年二月。

北京丰台桥梁工厂的哥儿们个个心里惶惶①不安，这个见了那个说：“老王，刷的有你？”②

那个说：“刷的也有你！”

“这个消息可靠吗？”

“怎不可靠！章头儿的消息！”

章头儿是丰台桥梁厂厂长汪雪俊的亲信。根据厂长的指示，拉了几个伙计在丰台一家饭馆里拜把子。大家称兄道弟，你一杯我一盏地好不热闹。不一会儿，几个

① 惶，念皇 (huáng 厂义光)。惶惶——恐怕、不安的样子。

② “刷的”是工人的一句行话，就是解雇的意思。

人都有三分酒意了。章头儿一看，时候差不多了，便把早已准备好的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：“俗话说：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老红是个头，头儿打个工人算得了什么。有些不识好歹的人要告，告就告吧，你看怎么样，一礼拜不到，还不是厂长把工头保回来！工头这一回来，那些闹事的就得……咳咳！我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：要不了多久，咱们厂就要解雇一半人啦！……”

这话刚出口，几个义兄弟都你瞧着他，他瞧着我地楞①住了。章头儿乘机接着说：“咱们兄弟没事！今天拜了把，从此端的就是铁饭碗

① 楞 (lèng 为去) ——发呆、失神。



章头儿拉了人在饭馆子拜把子，  
大家吃酒，章头儿说：“咳咳，咱们厂  
就要解雇一半人啦。”

啦！……咳咳，只是这个消息还是个秘密，兄弟們可不要随便传出去啊！……”

第二天，厂里就起了风，工人們都知道解雇的事了。

\* \* \*

原来上个月，工人在外边修桥回厂的时候，姓紅的工头发脾气，在丰台車站，拿起铁棍打了工人祝长生，把祝长生打伤了。帶領工人修桥的工务員高凤会，串連了工程師宋化月等，又吞吃了工人們的面粉。这两件事湊在一起，引起了工人們极大的憤怒。大家湊錢給祝长生治伤，又告了这个姓紅的工头。厂方看見工人們竟敢这样大胆頂撞，便又使上了毒招。这毒招是先

分化，后解雇！

工头們在拉人拜把，工人們难道等着被宰割？当然不能，必須馬上把工人組織起来，向那帮坏家伙进行斗争。当时，丰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便通过厂里的电焊工人梁善德，领导了这厂斗争。

梁善德刚从外边赶回来，便找来了韓永长、李金銘等四个人。他們都是从长辛店一块来到桥梁厂的，在一起工作多年了，感情很好，又都很讲义气。梁善德屋里一张桌上摆一副麻将，他們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下。大家說：“姓紅的回来了，这就叫放虎归山！告状是咱們几个打头的，这回解雇，少不了也是咱們打头！”梁善德說：“咱們不能等着

他們來動手，不能讓兔崽①子們實現他們的詭計，得趁早先下手！”當下五個人便商量起來。高工務員貪污面粉的事，最能激起群衆的公憤，便決定借討面粉的事兒，發動大家組織起來，迫使廠方不敢解雇。於是確定：先分散串連一部分吃苦最多的群衆，激起他們的仇恨和鬥爭的決心。然後，再利用韓永長的偽工會幹事的身份召集工會大會，發動廣大工人起來鬥爭。對平台的偽鐵路工會，梁善德這些人早已心中有數，知道它的底細。郭真珠是個工會代表，這個傢伙也不是好人，但是為了拉攏工人，擴張自己的勢力，

① 崽，念率（zǎi 仄升）——幼小的動物。兔崽子是罵那些壞蛋的話。



姓郭的曾经假装同情工人。那好，咱们就乘这机会揭一揭伪工会的底。大家商量好了，如果斗争出了事，就去找姓郭的，他要不管，就让工人撕破他的假面孔。

就这样商量妥了，几个人便分头去找工人进行工作。有的在宿舍，有的在野地，三五个人一伙，纷纷酝酿①要面粉的事。

梁善德找了几个有胆量的在一起聊天，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就都火了。梁善德进一步引柴点火地说：“面还是小事，他妈的真要是解雇了，只有等着喝西北风。”听到这里，马上就有人气得暴跳起来，

① 酝酿 (yùn-niàng, ㄩㄣˋ ㄋㄧㄤˋ) —— 准备条件来形成。



梁善德找人聊天，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，就都火了。

一个个憋气愤得很。梁善德抓住大家的情绪，急躁地说：“咱们得斗！”大家更加激动，有个楞小子想起了前些时丰台铁路上闹罢工的事，兴奋地说：“那天下班，只见铁路上清清静静，再往丰台那边一瞧，机车都不冒烟了。当时大伙心里一阵嘀咕，一会儿有人传来消息说，丰台罢工了，我心里一亮，凭咱们吃的这苦头，也真该罢他妈一家伙……”小伙子越说越兴奋，没等他说完，好几个人同声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！”老梁见势就把话头接过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咱们也得斗，一定要斗！”大伙都把探寻的眼光投在老梁的脸上，信赖地等他说出组织斗争的办法来。老梁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

招呼大家围得更紧，就把早已商量好的办法说了出来。大伙一听，个个精神振奋。老梁又交代了几句要团结要机警的话以后，大伙才慢慢散去。

另一个地方，韩永长向围着他的一伙人在讲八路军的事。他家在良乡，八路军常到那儿活动，他有机会也接触到一些工作组的人，一回两回，这就自然受到不少影响，明白了不少道理。他讲着亲身的体验：“八路军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，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，总是客客气气，临走，还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”大伙听得入神，忘了所处的环境，都兴奋地扯起了自己听说的或亲眼见到的有关八路军的话题。

有的說：“聽說前天又崩<sup>①</sup>了一列車，死了不少國民黨。”有的說：“我小舅的一個姑媽，前不久從那邊過來走親戚，說起那邊過的日子，可真有點叫人不相信。”這時候，韓永長看到大伙談得起勁，順着就把話題一轉：“唉，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过上那種好日子，眼看高鳳會那幫家伙就把咱們往死路上逼呀！”經他這一說，大伙的注意力被拉回到現實生活里來，有人就嘆氣：“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”韓永長緊接着說：“那一回，八路軍的同志听我說起工人的苦，就告訴我：‘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’這話也真有點道理……”他

---

① 崩 (bang ㄅㄥ) 車——把車炸翻倒了。

接着又把八路军告訴他的一些道理，学着讲給大家听。末了，才慢慢引到要面粉的事上来。大伙也都慢慢动了心，这才扯到正题上去。

这天夜里，表面上象往日一样平静，可是这些三五成群的小会，却給工厂造成了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，眼看暴风雨快要来了。

梁善德几个人一碰头，决定馬上行动。第二天在工会的屋里，由韓永长出面召集了一个工会大会。到会的都是現場工人。韓永长向大家說：“厂里对我們工人死活不管！上个月到外边去修桥，連飯都不給吃，还是大伙儿凑了些錢，才吃到些粮。出差回来，剩下一四百多斤面，又叫姓高的这家伙贪污啦！他騎在

咱們头上不算，又要吃咱們的糧。  
这哪行！咱們向他要面去！”

“对！要面去！要面去！”

“他要不给怎么办？”人群里有人問道。

“不给！不给就揍他！”

“对！对！不给就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頓！”

这时，梁善德站起身來說：

“要干得先讲理，先提出咱們的要求。要是他們不讲理，咱們再想別的办法也不晚！”

他这么一說，大伙儿都說对，就紛紛提出要求：开除工头，罢免高凤会，不得解雇工人，归还面粉，等等，七凑八湊地就湊了整整的十條。并且當場推定了代表去讲理。

大会刚散，梁善德等二三十人又凑在一起合计了一下。大伙儿都坚决表示：“厂里要解雇，这是逼着我们工人往死路上走。哥儿们一定豁①上命拚了！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块死！”

敌人的耳目很多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厂长汪雪俊就听到音信了。这家伙是日本鬼子投降后到工厂来的，就住在鬼子包工头“魔鬼大金牙”住过的那座洋房里。他同日本包工头一样，也骑在工人的头上。这个厂长作威作福得厉害，厂里人员不多，他手下却使唤了七、八个。汽车、电驴子停在门前。每

① 豁(huò ㄏㄨㄛˋ)命——拚命、舍命的意思。



天十点多钟才到厂里办公，十二点就走了。他一到厂，就到现场来转圈圈，看到哪个工人动作稍为慢些，上去就是几巴掌。有时还掏出个小本本，问工人：“你叫什么玩意儿？”或者问：“你叫什么东西？”然后把名字记下。工人的名字只要被记上了这阎②王本，灾难就来了。轻一些的被罚薪，重一些就被记过、开除。他听说工人们提出了十条要求，便找了宋士兰等几个人，去教训了一顿。还威胁说：“你们要闹，就立刻开除！”

大伙儿又立刻聚在一起商量开了。梁善德站在一座破铁桥上说：

---

① 阎，念延（yán 十弓）。阎王——迷信说是管生死的神。

“大伙儿看到没有，厂方一定要开除咱们了。要是再不干，这窩窩头就保不住啦！要干么就得团结，团结起来厂方就不敢怎么着！咱们是一人出事千人担当，各人只管大胆拚！”李金铭也站出来說：“听老梁的話沒錯，咱们要活路，就只能这样干到底！”

当时大家紧紧腰带，凑了些錢，买了些面，在孟家村找間小房子藏起来，准备接济出事工人的家屬。現場的一百多个工人，几乎全发动起来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姓紅的工头，却奉命带走了一些工人，离厂修桥去了。那些“端铁飯碗的”大部跟着走了。厂方貼出了招收新工人的布告，

准备新工人一来，就向留厂的这些人开刃。

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必须立即动手。二月二十四日，正赶上厂里的警卫队到丰台警务段出操，咱们就瞅这空子，先向高凤会和宋化月这两个汪雪俊的得力帮凶开刀。对这两个家伙，工人们没有一个心里不恨他们的。宋化月这小子的左腿跛了，大家送他个外号叫宋瘸<sup>①</sup>子。高凤会经常带着工人跑外勤。他两人诡计多端，平日打骂工人，克扣工资；这次又串了鼻子来贪污面粉。这天下午一点多钟，大伙一边朝他们的办公室涌去，一边想起种种旧

<sup>①</sup> 瘸(que ㄑㄨㄛˊ)——腿有毛病，走路不平。

恨新仇，个个眼睛里火星直冒，斗争的决心越来越坚定。

当时宋化月坐在办公室里修着指甲，一边和高凤会闲聊。管发材料的事务员，也在一边帮腔。这时候，工人代表进来了。他们见来了几个工人，并不在意，但还是习惯地把门闩上了。

代表们一见高凤会，就问剩余面粉的事儿，并且要他还给工人。高凤会还要抵赖，这就争了起来。这时在办公室外边的工人，早已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办法安排好了。梁善德、李金铭等守在办公室门口，观察屋内动静。另外有几个工人站在工场前面，等着梁善德打手势；只要梁善德一摆手，就立刻招呼工

人們行動。工具房、公事房前也都布置了工人，他們監視着几个厂长亲信和厂门口两个警卫的行动。

李金銘在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听屋里争执不休，就上去敲门。高凤会在屋里问：“誰？”李金銘說：“領电石的，找材料員开票。”屋里答道：“先等一等！”李金銘那里等得住，把门撞得咚咚地响。領班的不知底細，过来把门开了。李金銘一步窜进屋里，只見高凤会正气势凶凶地紅着脖子和代表們吵着哩；李金銘赶紧向门外面一摆手，门外的梁善德也向工場一摆手，在工場外守望的工人便喊道：“大伙儿到办公室讲理去啦！”刹時間，工場上乒乒乓乓，工人們撩下工具，停了机器，



工人們擦下工具，全涌出工場，  
冲到高凤会办公室里讲理去了。

全都涌出了工場，象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，冲到高凤会办公室里去了。

高凤会平时欺压工人惯了，见来了这么多人，还是不识高低地瞪着眼珠喝道：“你们工作时间都上这来干什么！”大伙儿答道：“就找你！找你要面！”高凤会听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全是混蛋！”大伙儿本来还准备要好好地说一说理，但是被高凤会这一骂，工人们可都火儿了，一拥全上去了。老工人李伯延双手抓住高凤会的头髮，把他直往门外拉。有的工人指着高凤会的鼻子问：“谁是混蛋？……”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，大伙儿再也按不住，拳、脚象雨点般地都往高凤会身上落去。当

时，大家只顾上揍高凤会，宋化月却从人缝中溜走了。

大伙儿拖着高凤会出了厂子，上了铁道，直往丰台铁路工会拖去。那边汪雪俊得到了宋化月的报告，急忙打电话给警卫队。喊了半天，只听对方答道：“警卫队今天到丰台警务段操练去了。”汪雪俊撩下听筒，骂声：“该死的！”便亲自跑到厂门口来了。只见工人们正拖着高凤会走，两个门警呆呆地站在那边，象泥菩萨一样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汪雪俊喊道：“开枪！开枪！给我打这些八路的！”门警举起枪来，刚准备拉开枪栓。工人们都喝道：“你们敢！打就缴了你们的枪！”门警看到这情势，只得把枪栓弄得卡察卡察



直响，都不敢开枪。急得汪雪俊大声叫骂，可是当时谁也不听他指使了。

高凤会被拖到了丰台铁路工会时，已经被工人们揍得鼻青脸肿，血流满面，吓晕了过去，直挺挺地躺在一张长凳上。郭真珠出来一看，本象就露出来了。他大声指责工人们道：“你们对厂方有什么不满的，尽可以上这里来讲，再不行还可以写状子，为什么这般野蛮？”工人们说：“状子早就写好了。”王宴宾从口袋里掏出状子交给郭真珠。那郭真珠草草一看，便打发工人回去。气得工人们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谁说工会为咱们工人办事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！”大伙儿一齐高呼口号：

“工会要替工人说话！”

“实现我们的十项要求！”

\* \* \*

二月二十六日下午，平津铁路管理局来了个当官的，审问了李金铭、乞振行、王忠印、李伯延、李起贵、李长全、梁善德等几个人。这个戴墨晶眼镜的官，坐在厂长办公室里，一个个叫去问话。除了问了几个工头外，工人中先问的是李金铭，接着又问李长全和梁善德。花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可什么也没问出来。这个戴墨晶眼镜的家伙，象疯子一般地捶①着桌子，拿出吃奶的劲儿吼叫着道：“你们全不想活

① 捶，念垂(chuí ㄔㄨㄟˊ)——敲打。

了！”“我馬上就可以把你們全部逮捕起來！”

果然，在三月三日那天，被審訊過的七個工人；被國民黨警務處抓走六個。臨走，梁善德瞅着空子告訴韓永長，要他沉着，繼續組織工人鬥爭。第二天，乞振行自己跑到北平警務處，拍着胸脯說：“你們抓我嗎？我自己來了！”警務處的特務把他們帶到刑堂里，叫他們看滿牆上掛着的各種刑具。又把梁善德和判了死刑的人關在一起，叫他尝尝半夜里点名，把人拉出去槍斃的味道。他們以為這樣就能吓唬住工人，哪知工人全是好樣的，誰也不說。關了一個星期，只有王忠印不注意說了句：“我閃了他一下。”那些

官們，抓住了這句話，就斷定王忠印是為首的。

人被抓走了，工人更加激憤，韓永長按照梁善德的指示，在廠里組織大家繼續鬥爭。一方面大家湊錢，派人到城裏去慰問被捕的人，同時照以前商量好的辦法，把預先藏起來的面粉，分發給被捕人的家屬，並進行安慰；另一方面發動大家寫了好多狀子，到處控告汪雪俊，並且要求釋放被抓的人。大家決心要鬥到底：“咱們有言在先，一定同生共死！汪雪俊有本事就把咱們全抓去，沒有本事就乖乖地把人放回來！”一連幾天，工人們跑到丰台偽工會去，逼他們出面去要人。在工會里吵個不休。他們一次次地敷衍

欺騙，更加激起了工人的仇恨，認清了他們的面目。

被抓去的人在里边很堅定，梁善德鼓勵大家，要大家堅持，只要不說，敵人就不能怎麼樣。關了一個多星期，什麼把柄也沒抓住。這時候，外邊的援救工作也在積極進行，工人們都不好好干活，廠里的生產幾乎停頓了。汪雪俊急得坐立不安，他害怕工人繼續鬧下去，終於被迫把梁善德等七人都放出來了。

七個人回廠的第二天，廠方宣布，王忠印為首毆<sup>①</sup>打高工務員：應予革職處分；其餘六人，隨同送凶，

---

① 毆，念歐（ou 又），打人的意思。

殊属①不当，姑念初犯，各减薪三级。不敢再提什么解雇的事了。大伙一方面在经济上援助被革职和减薪的人，不久也帮王忠印找到了工作；另一方面继续找机会整汪雪俊。这家伙没法解雇工人，很不甘心，他扬言：“我搞不了这帮人，我就不当厂长了。”工人们听到这话也下决心：“掉脑袋，也要搞掉这家伙。”没过多久，究竟哪个厉害终于有了分晓。这天，汪雪俊在外面找另外一批人准备去修桥，可是在进厂拉工具和材料的时候，被工人发觉了。大伙一拥而上，不准发车，那伙外来的人一个个都吓得溜走了。汪雪

---

① 殊属就是很是的意思。

俊只好干瞪眼，說出的大話沒法收回。一氣之下，乖乖滾蛋了。汪雪俊一滾，什麼高風會、宋化月的，也都唏哩嘩啦地全都跟着滾蛋啦！這一下真是大快人心。工人們開了個慶祝會，丰台洋灰製品廠、機務段和材料廠的工人，還派了代表來參加哩！而且都在會上讲了話。

反解雇斗争就这样胜利地告了一个段落。

但是，斗争还没有结束。工人們不久就收到了匿①名的威胁信。从西直门铁路检查站也来了一个工人，到厂里干临时工。他一天到晚老盯着梁善德。大家都觉着很奇怪，

---

① 匿，念逆 (nì ㄋㄧˋ) —— 隐藏的。



工人开了个庆祝会，丰台机务段等地方的工人还派代表来参加，庆祝反解雇斗争的胜利。



这个人放着正式铁路工人不做，竟有了当临时工的瘾！一天，这人在干活时候衣角一掀，露出了别在腰间的支小手枪，大家这才明白了。也在这个时候，新来的厂长找李金铭谈话。李金铭有点“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”，只听得厂长说：“你要好好干啊！你的表叔在北平工会工作的时候，和我的交情还很不错哩！以后有什么事常来谈啊！”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敌人用了各种各样的花招，想要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，但是都被工人们识破了。大伙儿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哥儿们更得要一条心啦！”

（梁善德、韩永长、李金铭谈，  
丰台桥梁工厂史编写小组整理）